

被访人：高玉荣（女，1941年出生，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人）

采访人：邹雪平（女，1985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者）

采访时间：2010年2月26日

采访地点：邹家村高玉荣家

采访时长：20分06秒

采访原文抄录（访问人邹雪平简称“平”，被访人高玉荣简称“高”）：

高：从60年，在小桑，挑红旗管，都抬抬筐，吃呢！就是糠蛋蛋子，菜蛋蛋子，光吃这个。

到以后，家来了，吃食堂，热时候，吃的啥呢！吃南瓜，剥的皮薄薄地，人们就偷拿着吃，吃生南瓜，包成大饺子。再就是，整劳力一舀子粘粥，半劳力半舀子，饿的人们就是坐在那里，就瞪着眼，光死，一天死了两，这是真事，死上两。到这以后呢！俺就是跟俺娘两人，把地瓜叶掺棉花种当粮食。哎呦，俺两个人就搂着哭。你三爷爷就在淄博（一个县城）干工人，俺两个人就在家哭啊。哎呦，没有法了，饿得就是爬不起来了。

到以后11月，俺娘就水肿，水肿以后她就过去了（死了），世故了（死了），这么样死了。俺就个人去大么王家（一个村子），又回去过年的了。回到娘家，过了年，又回来的，你三爷爷也回来了，就是这么个挨饿法。黄荆菜、芥子、黄荆菜种子，这都是救灾救的，晒得白萝卜条子，也都救灾，来咱这分，还有菱角，这都是人家支援咱这里。挨饿，就是这么着。哎呀，那个挨饿就不用说了，饿的人们就是都死的，一天抬两呢！都不能抬的，俺家里死了四口子，俺大奶奶死，俺和俺娘就不能哭的，就是去西洼（地）的，不能哭，到那里，俺娘就是跑不了去，在车上好歹的拉着去的，在棺材前面，这么样埋在那里，就是这么程度。还说吗？

平：最挨饿的时候？

高：嗯，这就是最挨饿的时候。

平：你家里死了四口子。

高：俺嫂子走了，死了三口子，俺娘、俺大奶奶、俺奶奶、俺那个侄子，你金陵爷爷那边那孩子，那个孩子叫秋明。

平：那时候多大啊？

高：四岁，生生的饿死他的。

平：那些人都是饿死的吗？

高：唉，都是饿死的，俺大奶奶喝上半碗粘粥，就这么样死的，就是饿死的，这是确实。实际上，你金陵爷爷那边那个小小（儿子），他那是故意的饿死他的。

平：为啥？

高：那时候就吃地瓜了，有地瓜了，他那是故意的饿死他的。

平：有地瓜不是好点嘛！

高：到这以后好了，在一开始有地瓜，这么样，他那是故意的，这是真事。俺家里就是这些事，死了四个人。哎呀，那个饿的哭也不能哭。

平：没有劲啊！

高：没有劲啊！就是抬架子都没有人抬，使耢地的坨子，托着去，不用说棺材了，没有棺材，就是这些事。那些黄荆子菜，芥子，人家就是支援咱这里。

平：哪里支援咱这里？

高：柜台那边过来的，山地里都过来那些白萝卜生子，白萝卜生子就是一个一个的，就是支援咱这里，可咱这人多了去了，分这么一点点，都吃着，就是太挨饿了，就是一点也没

啥吃啊。一开始挨饿，是 58 年，这个不用说啊！

平：说。

高：58 年那时，就是“刮五风”，就是地瓜、棒槌子在这踩过来踩过去的，就是不让吃。就是这些深翻地的，到每个村去深翻地，这个熬粘粥、胡地瓜，把地瓜扔来扔去。那个时候这样，那是“刮五风”，到这以后了就真挨饿了。除了糠蛋蛋子，这还是好的，糠蛋蛋子、菜蛋蛋子，就是在地里摘那点苜蓿啊！那时也怪，苜蓿今天摘了明天就长起来，就是跟神长一样，这个曲曲菜，剝了这遍剝那遍，都吃那个，好歹的算是救过那个命来。就是每家每户去那摘苜蓿的，那青青菜，剝了这遍剝那遍，就是这么样，好歹的救过这个命来了，都活着了。那些死的就是一点也不能动啊，就是打着粘粥喝着，喝上半碗粘粥，一碗粘粥，这算都就过来。还是照样死啊，咋着？那个时候饿到尽了，那就是 60 年。你说那个时候，吃食堂，打这么点粘粥，够做啥的。你长恩奶奶家，她那个大小十一，光这么样，在前道上坐着，就是光这么样，穿着亭杆子花袄，就是在那里坐着，十一了生生的饿死了。吃槐叶，吃榆树上的榆叶，都这么采下来，也有晒干的，也有搁在碾上压压的，熬粘粥啊！就是这么样救过来的，就是把榆树扒的光滑滑的，不咋都吃那个水肿的，吃那个洋槐叶，那个家槐还不咋样，那个洋槐叶有毒，吃的都水肿，到处看看树皮都是白白的，就这么样。现在生活多么好啊！都盼着这个时候，这都多么好，吃喝穿都不缺了，还是这个社会好啊！这是熬过来的，熬不过来的可都死了，就是这些事。